

再生

第四卷 第六期

目 要

輿論的造成與保障

記者

未完之國家哲學初稿【二】

張若勳

——科學派之國家觀與哲學派之國家觀——

瑞典經濟政策之新生面【二】

楊毓滋

——合作事業之推進——

捷克斯拉夫之危機

葛蘭齋

源氏物語——關屋

王錦第

編者後記

編者

中國往那裏去？

馮金白編 三十二開 本二八八頁

實價二角五分（郵票代洋）
實足通用）

我們所要說的話

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

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

我們要什麼樣的制度

民主獨裁以外的第三種政治

經濟計劃與計劃經濟

生產計劃與生產動員

國家社會主義綱領

我們與他們

這幾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國內當代有名的學者。對於中國建國問題有詳備扼要之敘述，絕非空洞不切實際者可比。在此國勢阽危之時，本社特刊印公世，以供研究中國問題者之參考。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啟

再生第四卷第六期

目錄

輿論的造成與保障

記者

未完之國家哲學初稿(二)

張君勱

——科學派之國家觀與哲學派之國家觀——

瑞典經濟政策之新生命(二)

楊毓滋

——合作事業之推進——

捷克斯拉夫之危機

葛蘭陂

人物誌

介紹一位法國的新進外交家

龔 螯

小評論

1. 部分的侵略

李文湘

2. 馬克思與福洛伊德

第

文藝

源氏物語——關屋

王錦第

編者後記

編者

本刊遷址啓事

本刊已由北平府右街石板房甲二十一號
遷至北平府右街圖樣山甲二十一號

再生雜誌社啟

全民族戰爭論

魯屯道夫著

張君勳譯

定價國幣一元

上海霞飛路一九六〇號中國國民經濟研究社出版

本書爲德名將魯屯道夫所著。魯氏身親大戰。學識豐富。內容係討論現代全體性戰爭之性質。凡屬國民。注意國防者。應熟讀之。

輿論的造成與保障

記者

張東蓀先生曾說：「自由主義不是一種主義，乃只是保障一切主義的條件。」又說：「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把自由當作自己一派的要求，而把他推廣出去作為大家共同的軌道與條件。」（見本刊四卷一期思想自由與立國常軌）。思想自由是保障一切主義的條件，而實現思想自由的政治必是民主政治。所以思想自由與民主政治乃是立國的常軌。我以前說過一個國家，在政治上，必須有一個開明的階段。開明的階段就是造成立國的常軌的階段。一切主義由思想自由孳乳出來，一切政黨由民主政治孳乳出來。但所孳乳出來的任何主義却決不可把這個保障一切主義的條件打碎，同時所孳乳出來的一切政黨也決不可轉回身來把這個保障一切政黨的常軌拆毀。這個保障一切主義的條件，保障一切政黨的常軌，必須建立起來。此即所謂開明階段的必須。否則，政治無望，國家無望，而民族亦將不被人亡而亦自亡，決無獨立于天地間的可能。

由開明階段的建立始能說到輿論的造成與保障。思想自由與民主政治是造成輿論的必須條件，同時也是保障輿論的唯一機關。中國的政治尙未作到開明的階段，所以也說不上輿論的造成，更也談不到輿論的保障。本年度五月十五日，天津益世報刊有行政院保障輿論的消

息，其辭如下：

關於保障正當輿論，去歲三中全會曾有此項決議。會後蔣院長復發表談話，闡明詳細。頃行政院通令各省市，略謂扶持民衆運動，保障正當輿論，爲本黨一貫政策。政府對人民合法行爲不得禁止，對正當言論，尤須予以倡導，以發揚其偉大力量。至于別有用心，圖謀顛覆政府者，自當嚴加取締。

這段話，用意甚善，但是，事實上，輿論是保障不了的，結果，都成了被取締的別有用心者。因爲造成輿論的條件，現政府根本沒有具備，何有於保障？在沒有實現形成輿論的條件之前，輿論不能成立。沒有輿論的國家，一切言論思想都是獨頭的應聲虫。此時的輿論不是輿論，乃是獨論。囂囂者不過是隨聲附和，諂媚阿諛而已。稍有不隨聲附和者，即可被認爲是別有用心，即可認爲是應當嚴加取締。所以在沒有造成輿論之前，而談保障輿論，那都是作八股文，欺人之談。

輿論的形成，必在於政府以外，承認他人或他黨有獨立的人格。他人或他黨根據其獨立的人格發表其一貫的思想，一貫的言論，以及對於問題的一貫的態度。這些獨立不依的思想，言論，以及態度，就是輿論的所在處。由此而形成的輿論是真正的輿論。這種輿論才能發生偉大的力量，才可供政府的參考，才可促成文化與文明的進步。政府能作到這一步，就是政府造成了形成輿論的條件，也即表示政府是在開明的階段中。若不能有承認他人或他黨的

獨立人格的雅量，凡有不同于己者，皆以異端邪說，洪水猛獸視之，以卑鄙下賤之心理猜度之，動輒加以取締，則根本無輿論可言，故也根本談不上保障輿論。所以從政府這方面說，政府談保障輿論，其用意固善，但沒有實現其善意的智慧與誠意。政府若有誠意，即當從速建立形成輿論的條件（思想自由），並當從速實現保障輿論的政制（民主政治）。所以于此，我們願意根據獨立的人格，來肯定地主張思想自由與民主政治。

轉過來，再從社會方面看，我覺得我們根本就沒有輿論。有人說中國輿論的中心，在天津的大公報與北平的獨立評論。說這話的人最後也覺得，雖然是兩個，其實就是一個：大公報就是獨立評論，獨立評論就是大公報。兩個或一個，我們不管。我們以為這兩個或一個，根本就不能算是輿論。說壞點，是應聲虫或留聲機；說好點，是誠慌誠恐，為政府痛哭流涕而已。說他們是留聲機，不過是說隨聲附和，成為獨論的擴大。這在字眼上雖然有點不恭，但意思却還好。因為輿論雖然成了獨立的人格，但獨立的人格却不一定非立異于政府不可，同于政府亦並不能說不是獨立。在「同」上說，就算是留聲機，也不見得就會有什麼嚴重的劣義。可是，若只是誠慌誠恐為政府痛哭流涕，則不但不能算是輿論，且也十分卑劣。若站在留聲機的立場上而痛哭流涕，那更是卑劣中之卑劣。我們以為他們兩個或一個不能算是輿論，就是因們他們兩個或一個有點站在留聲機的立場上而痛哭流涕的嫌疑。這個是社會上一般的感覺，若找有形的法律上的證據，是不容易找得着的。但大家心理上的一般感覺，

有時又是真正事實的反映，這我也無如之何。

何以說爲政府痛哭流涕不能算是輿論？因爲政治上的事情，純是理智的，批判的，功利的。而輿論又只能在理智的，批判的，功利的態度下，產生。若對於政府的一切措施的因果關係，以及對於反對政府的措施者的因果關係，毫不加以理智的批判，而一味歌誦政府，詆罵反對者，向天下人爲政府痛哭流涕，這雖然其情可原，而其愚不可及，于實際國家政治，毫無效果可言，不過是徒然助紂爲虐而已。因爲所可貴于輿論者，就在其能于當局者迷而外，跳出來作一個旁觀的考察與批判，以指導當局，使其向善，使其警悟，並不在情感上，效婦人女子之痛哭流涕。譬如有一種反對政府之事件或言論發生出來，爲什麼不可向政府作悔過自新的忠告？爲什麼偏罵人爲大逆不道？爲什麼必得婦人女子似的遮着耳目向天下人爲政府痛哭流涕？古昔君王尙有下罪己詔的舉動，難道現行的政府就成了白璧無瑕，至聖至善了嗎？我們當然要擁護統一，但是我們要政府以其道而統一，我們不擁護那不以其道的假統一。以此態度臨之，始現出國民的獨立的批判精神，是之謂真輿論。若只是婦人女子似的向天下人作偏面的呼籲統一，那便是自欺欺人，助紂爲虐，算不得輿論。形成輿論的條件，第一在乎獨立，第二在乎理智與批判。所謂那兩個或一個輿論，皆缺乏這兩個條件，所以結果算不得輿論。

我們要造成輿論與保障輿論，第一得向政府促其實現。造成輿論的條件與保障輿論的政制。

；第二社會上的人士當有肯定獨立的主張，以及理智與批判的態度。現在的中國，在朝與在野，皆沒有盡了他們所應盡的責任：在朝者不肯建立造成輿論的條件；在野者沒有造成輿論的智慧與魄力。在野者既沒有魄力造成輿論，在朝者又何樂而不乘機滑過？近來大家似乎都一致的承認現行政府沒有勇氣來建立一個定型的政制。一方面口口聲聲說民主，但事實上又不是民主；一方面不敢承認獨裁，但事實上又是獨裁。這實在表現這個政府太沒有力氣了。獨裁也是個政制，你就痛快的獨裁也好；民主也是個政制，你就決心走民主更好。惟獨這樣搖搖擺擺，成了個不三不四，結果什麼也不成，才是最壞。這個毛病大家似乎都見到了。但在輿論的形成上，徒這樣的指出，還不算够。輿論必須進一步作肯定的獨立的主張。甲派以為獨裁好，就可肯定地獨立地作獨裁的運動，造成獨裁的輿論。乙派以為民主好，就當肯定地獨立地作民主的運動，造成民主的輿論。結果，看那個輿論的勢大，那個輿論就可左右政府的傾向，就可指導或威脅政府的行動。所謂輿論的偉大力量，于此才可表現。可是大家若沒有力氣作肯定的獨立的主張，而只因循不負責任地說說而已，則適逢政府之懷，政府亦樂得順水推舟，任其所樂為而為之，毫不必有所顧忌。試問現在的社會人士，誰還有獨立的肯定的主張？大家除了作留聲機，或痛哭流涕而外，還有什麼獨立的氣魄？所以于此，我們願意提醒朝野，向着造成輿論與保障輿論的方向走。願意大家拿出力氣來。明朝的東林黨為紅丸，挺擊，移宮，三大案，作了肯定獨立的主張與運動，形成了左右政局的大輿論，難道今日的民國人士就連這點勇氣也沒有嗎？

未完之國家哲學初稿〔二〕

張君勳

——科學派之國家觀與哲學派之國家觀——

備傑士氏英之學者而政治家也，以深知美情而爲英之駐美公使。其名著二，曰美國共和政治（The American Common wealth）曰現代民主政治（Modern Democracies），蒲氏以紀實（accuracy）之方法，研究政治，直欲推進政治學使得列於科學之林。然其近代民主政治有語曰：

「關於外面自然界之研究，與關於人事之研究，其間有根本異點，即兩方「所觀察之事實」之性質各異是也。化學家，物理學家所見之現象，乃至生物學中之大部分，可以說無地而不同，無時而不同。歐洲之養氣硫磺與澳洲之養氣硫磺，乃至雪羅斯之養氣硫磺，絕無異同可言。獨至政治現象如所謂選舉者，不獨兩國之選舉互異，即同一國中之選舉，二十年前二十年後，亦各不同。故瑞士之選舉與阿根廷之選舉，其名同而現象則異，瑞士二百年前之選舉與今日之選舉不異，阿根廷二十年前之選舉，亦與今日

之選舉異。化學家所應付之物質，可稱可量，而人類之情感與行動不能稱，不能量。物理學中之試驗，可以一試再試，至於得其最後結果而止，至於政治上所謂試驗，決不能加以一試再試。以兩次中之情形，不能完全相同，即希臘哲人 赫拉克立都司（Heraclitus）有語云，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故也。將於物理界現象，可以預測其變化而正確，至於政治上之預測，至多得其或然性。政治學範圍內之理論，所以往往爲空泛與疑惑所環繞者，非政治學者於其致定事實之際，漫不經意，實以其對於所目擊之事實，別有感觸故也。關於政治學，即其搜集材料甚多且精，然欲期政治成爲科學，猶如化學，植物學之成爲科學，不可得矣。」

如上所言，可知人事及自然界之異同，亦可知關於人事之政治及關於自然界之物理學，生物學與化學之異同。蓋八者，活動者也，有心靈者也。甲有甲之活動與心靈，乙有乙之活動與心靈，百千萬億兆之人，又各有其百千萬

億兆人之心靈與活動。政治學或歷史學，或社會學，或法律學，即從此百千萬億兆人之活動心靈中，而求其共同之現象，共同之原則，其不能與化學中之輕氣養氣，物理中之運動速率等量齊觀，有斷然矣。人類之所以爲人類，在其心靈，甲因某事而盛怒，乙因某事而淡然，甲斷某事之將成，乙斷某事之將敗，甲以某爲賢，乙以某爲不肖，此之謂情感，與化學家之絕不因其爲養氣而愛之，因其爲炭氣而惡之者，又大異矣。同一制度，施之甲羣而適，施之乙羣而不適；同一學說，施之甲羣而得正果，施之乙羣而得負果；同一運動，甲羣中出之以真摯，乙羣中行之以輕躁。此則以各羣之中，各有其所謂歷史，風俗，心理與宗教信仰之故，而所以反應之者，亦因之而異。社會現象之研究，所以不敵自然現象之研究之進步者，其原因在此。

自有人類，卽有政治。所謂政治，或爲帝王之治人，而有其政令之設施，或爲人民之反抗，而有所謂革命，大抵一二英雄好漢，本其意思衝動，以發號施令，以攘臂一呼，絕無所謂以科學方法施之於政治者。近數百年來，自然科學既日新月異，或探天界之曠遠，或窮生物之幽微，或本於物理，而有土木工程之建築，或本化電諸學而有利器

之發明，其有造於人類也如是，於是欲推而廣之於人類社會者，乃欲以科學方法，如所謂觀察，試驗，歸納，演繹者，以施於社會，希冀人類現象，苟亦可以自然律從而駕馭之，則人事之處置，可去各人之主觀，而代之以客觀，或者人類之進步，較之以往二千餘年，更爲捷速而合理，此蓋社會理論家之希望，亦實行的政治家所同欲者也。

居今日而言政治，蓋有二派。其一爲科學派，欲以自然科學方法行之於政治，自馬幾維里（Machiavelli）以下，逮於霍布士（Hobbes），孔德（Comte），馬克思（Marx）與英美主張搜集事實之人是也。其二爲哲學派，此派以爲人類有意志，有理性，所以解決社會與政治問題者，當以道德爲標準，以目的論爲方法，自山姆爾（Samuel）而後，來德之黑格爾（Hegel），希希（Fichte），與夫英國之格林恩（Green），讓山圭（Bosanquet），皆承此傳授之衣鉢者也。

甲、科學派

科學派認爲對於宇宙事物，應以觀察，試驗之法，求其前因與後果間必然之關係，是曰自然律。此法初試之於天文，力學，繼行之於動植物，而皆大收其效。其屢試而

尙未成功者，爲社會學，爲政治學。當思想家認爲社會學與政治學中自有同樣公例可求者，不乏其人。茲舉三派之言，以代表之：

第一、實證主義者孔德氏。孔德氏生於十九世紀初期，受其師亞里士多德之教，創所謂實證哲學（Positive Philosophy），其意以爲昔日人類之求知，上溯之於神與不可知之原因（Cause）或目的，是名神學時代與形上學時代，今日以後所當致力者，對於經驗界之事實，本觀察之所得，求其前後相關聯之關係，即所謂自然公例，故實證云者，即客觀的現象之恆常關係之謂也。茲舉孔氏實證哲學中論三時代劃分之語：

（一）「神學時代，人類所求者，厥在事物之最初與最終原因，或曰絕對智識（Absolute knowledge），以爲一切現象，皆由神之直接行動而來。」

（二）形上學時代，視第一期稍異，去神而代之以抽象的力（Abstract force）與事物內部之真體（Veritable entities）且以爲現象所以生者，即由於此。

（三）最後乃達至實證時代，人類放棄所謂絕對概念（Absolute Notions），所謂宇宙之源始以及所謂現象之原因，而但求現象之公例，換言之，即現象相繼相似之不變的關係。推理與觀察，爲此時代求知之方法。1

孔氏以爲人類一切智識，皆經過前兩期而進於最後一期，天文學之由星占術蛻變而來，化學由點金術轉變而來，是其證也。天文理化，今已進於實證，獨人類社會學尙未能進而爲社會的物理學（Social physics）實恨事也。孔氏乃建立一科學繫屬表（Hierarchy of Sciences）以數學列第一，累進而爲天文，物理，化學，生物，所以列此序者，視其科學性質之繁簡，前者先而繁者後，繁者以簡者爲基礎，社會學之內容，既以前五者爲本，而複雜之性又過之，此其成立所以獨後也。社會學（Sociology）之名，孔氏所創，世目孔氏爲社會學之開山祖，以其心力所集注者在此也。

孔氏本此實證哲學之原則，以施之政治。其意謂政治與其他人類行動同，亦經過上列三時期：第一，神學時期，以神或帝王爲之主，各人從而服從之，如原始部落之君

主制，猶太人之神權政治，中世紀之教王，乃至後來之主張神權說者屬之。第二，爲形上學時期，此時期之擅斷性與第一期同，所異者，爲之主者非神，非「超自然之人」(a non-natural man) 而爲抽象觀念，如所謂權利，所謂自然。此形上學的概念，雖去合理的說明向遠，然所以破壞既往，而爲科學發展之張本。至於實證時期，去前二期之擅斷與邊疆，而代之以嚴格觀察，去最後目的說與天賦權利說，而代之以經驗，但求政治現象中自然公例之運行而已。孔氏嘗謂其實證哲學有四大效用：(一)發見人類智識進步之原則，(二)知各科學之互相繁屬，可以本此而革新教育，(三)知各科學之相關聯，可以促進各科學之進步，(四)最後更有一大目的，是爲社會改造。蓋孔氏本科學公例期措社會立於強固不拔之基，庶幾由紛亂而返於常軌。

第二、革命社會主義者，馬克斯氏。孔氏欲以社會學公例，改造社會，以圖國家之安寧。馬克斯氏，與之相反，彼以爲本諸歷史的社會的及經濟的變遷之趨勢，可以預測今後之社會革命。其學說關於歷史者，曰惟物史觀，曰階級鬥爭；關於經濟者曰剩餘價值。彼以爲社會

改革與政治革命，當求其原因於經濟狀態，而今日資本之集中，已形成勞資兩方之對峙，是即他日資本主義崩潰之大因，亦即彼所認爲社會革命之公式也。馬克斯學說概括於「科學社會主義」一名之下，其措辭好用「必然」(Necessity)與法定(Determine)字樣，皆科學家之術語也。茲舉馬氏及其同志恩格斯之言數節，恩氏曰：

「歷史中之事情，表面上似爲偶然所支配，表面上似偶然有其用武之地，實則內部有隱然之公例以管轄之。』又曰：

「歷史的行歷(Historical Process)雖爲此種種因素之相互的影響之演變，而在無窮次偶值之事情中，惟有經濟的活動以必然性之方式，宰割一切。」所謂經濟的動作支配一切云云，更可以馬氏之言說明之：

「生產關係之總和，造成社會之經濟的組織，此爲實在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產生法律的政治的上層構造，更有社會上種種意識之方式(即學術宗教等)與此基礎相適合。此物質品之生產方法，制約政治的，社會的，精神的生活。非人類之意識決定人類之生存，

乃人類之社會的生存，決定人類之意識。人類發展之某階段中，此物質的生產力，與其現存之生產關係，或以法律術語名之，與其財產關係，發生衝突。此生產關係，原為發展之方式，乃一變而為發展之桎梏。於是社會革命之期至矣。」

此即馬克斯之唯物史觀與其所以預測社會革命將屆之公式也。曰決定，曰制約，皆所以明歷史之具有必然性，且所以證其社會主義之為科學的。俄之濮爾哈諾夫嘗解釋之曰：「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特點，今已完全明白。其鼓吹之人，初不以一種希望為滿足，曰社會主義之理想能吸引人之同情而終歸勝利已焉，而在乎得其確實性(Certainty)。此同情之吸引，乃必然的社會行歷(A necessary social process)也。此確實性之來源，由於現代經濟關係，及此關係之發展之分析中得之。」

孔氏，馬氏之言，俱非真科學。一為社會史觀，一為唯物史觀，名科學而實為哲學，獨二氏之立場為現實，為經濟，且彼等既託名於科學，故亦以「科學派」名之。

第三，搜集事實之政治學者。以上孔氏馬氏之立言與方法，雖近於科學家，實則本其一隅之見，以解釋全部宇

宙現象。其真能以事實為主，而不作武斷的推論者，如蒲士者，庶幾近之。蒲氏之言曰：

「處二十世紀，有一廣大之區域於吾輩之前，即新國家之產生與老國家之蛻變。此區域內之研究者，實有增加之必要。關於人羣之政治心理，關於羣衆行為，關於野心與貪墨之表現方式，歷史家，道德家論之已詳，無須再述。至於制度與法律之運用，自由與秩序保障之最良方法，與夫柄權者之選出，此等等者，宜就各國所已行者之或良或緒而研究之。實言之，吾人所需者，事實而已。故應大聲疾呼曰：事實！事實！事實！蓋事實既備，任何人能加以推理。」

歐洲現代之政治學者，重視事實如此，故公私方面均設調查機關，如所謂政制調查所(Governmental Research Bureau)，市政調查所(Municipal Research Bureau)，與夫社會方面及鄉村方面之試驗所(Experimental Station)，猶物理化學之實驗室也。美國卡德林氏(Catlin)著「政治之科學與方法」一書中，亦有語曰：

「為免除傲慢，速斷，偏見之弊……不特需要民主

的監督機關，且應設公私兩方之調查事實之機關。此乃社會治療之不可缺之條件，亦即今日負文化重責之社會之自致於健康之希望所繫也。今日政治界曰狄克

推多與民主之爭，曰純粹之專家政治與工器政治（The Instrumental State）（即捨古倫理觀念，而但以工善其事之觀念治國家之謂也。）之爭，其關鍵所繫，不外一事，曰絕對權力是否為達科學的管理之目的計所必須付之代價，或曰在現代國中運用政治，是否需要最後之決定權，與工商界之管理等事。」

「如上所言，原非為學者或專家自居於旁觀者作辯護人……要知放棄公平的調查與斟酌的判斷，乃養成人類自欺或虛偽之惡習，犯此習者，對於不愉快之事，充耳而不聞，對於日變之世界中層出之問題，不為之求解決之法。此類自欺之習，自以為已得一切難題之解決法，實則與世界中真因果實事情相去益遠，及至一旦危機發生，事實世界跳躍而出，夢想世界為之驚破，而社會中人乃徬徨失措，欲求所以安立之地而不可得。」

蒲氏卡氏之言，雖不能使政治學自躋於真正科學之林

，然搜集材料之說，有益於人羣，因此而免於政治上入主出奴之見，而養成科學家之態度，其功不可沒焉。

乙、哲學派

依上所言，宜乎科學派之國家觀可以解決政治上之難題矣。而自古代迄於今日，哲學家之國家觀，猶為吾人所不可缺者，其故何在哉？國家者，宇宙現象之一也。宇宙間之事物，有種種觀察之法，有目科學以觀之者，有哲學以觀之者。自然界之現象，既因科學家之研究而日趨於確實，然猶少不了哲學中宇宙之寫機械體，抑為有機體之辨。宇宙之變遷，有無目的以支配之之爭，宇宙演變有無進步之討論。則國家之為體，介於自然與人事之間，有善惡是非之念，參乎其間者，其不能純以事實的說明為已盡國家論之能事，顯然矣。國家之哲學的討論，其動機有四：

一、哲學的動機 哲學之所以異於科學者，在乎其全體觀（Synoptic View）。伸言之，科學家所注重在其分

之本身，題材之全部意義，題材在宇宙中之位置如何，皆從而討論之。科學家既取自然界而分之為天文，地理，理化，動植，人生諸科，然自然界之本身，其為機械乎，其

爲有機械乎，是爲科學家之所不論，而哲學獨起而任之，不徒以之爲分析之材料，更視其自身爲瞻仰，爲摸索中之一體。此所謂題材之本身 (for its own sake) 也。科學家分自然界爲天文，地理，理化，動植，人生諸科，其中有爲因果律所支配，有不爲因果律所支配者，合而言之，因果與自由之關係如何，機械論與目的論之關係如何，必如此乃可以窮盡宇宙之全部意義 (Full Significance)。自然界之橫於吾人官覺之前，固事實也，其中有爲物質，有爲生命，有爲意識，此三者之先後如何，孰爲主，孰爲客，此即題材在宇宙中位置如何之問題也。哲學家與科學家工作之異點如此，以此而推之政治，亦復如是。政治學承認國家之造成爲一種事實，進而研究之，曰國體如何，曰政體如何，曰政府機關如何，曰人民與政府之關係如何，至於國家之爲機械體乎，有機械乎，理性之支配幾何，強力之支配幾何，其爲人類進化之最終點乎，抑爲進於大同之一階段乎，不徒以國家爲分析之對象，更視爲可歌可泣中之一體，若此者，皆尋常政治學教科書所不見，而身待於國家哲學之討論，此之謂哲學的動機。

二、道德的動機 國者，人類所造成，而人類心目中

有其善惡是非之辨，以西方哲學家之言名之，曰價值判斷 (Value Judgement)。橫暴也，貪婪也，以百姓爲狗也，人名之曰惡；慈祥也，廉潔也，以百姓爲人類也，人名之曰善。蓋政治論之不能一日而離道德價值之判斷，顯然矣。希臘時代視政治與倫理合而爲一，故柏刺圖之共和國，以公道爲國家之基本特色，亞歷斯大德之倫理學與政治學，雖分兩部而實爲一書，皆由道德與政治合一之觀念來也。柏氏與亞氏之論國家曰，國家者，所以實現最善生活，又曰，國家者，人類所以追求公善之組織。既以善生活爲出發點，乃求所以實現於國家者，於是柏刺圖「Republic」之著作中，以各人本其專精之智識，盡其應盡之職爲本義，而提出其理想國之方案。亞氏之方法，雖重歷史，重現實，與柏氏之以理想爲目標者異，然其以「善」爲國家之最要成分一也。自是以來，或仿柏氏而爲烏托邦式之論著，或就現狀而要求政治改良，社會改良，或主張社會革命，政治革命之說，何一非道德的動機有以驅使之。而自學術方面言之，文藝復興以來，欲使政治學脫離道德的動機者，豈無其人，然學者中至今不滿其所爲，而別以道德觀念補充之者，如德之黑格爾 (Hegel) 英之

橫山圭 (Bosanquet) 美之權金 (Hooking) 德之溫德 (m. vundt) 皆是也。政治學以事實爲起點，但有說明而無要求，國家哲學以善惡爲起點，乃有改進方案，如是，善惡觀念一日存在，即國家哲學一日不能消滅。

三、教育的動機 人類之性質，一成而不易乎，抑可導之而爲善乎？政治學者但曰國家之因素如何，國家之機關如何，但求其如是 (As it is) 方面立言，而於所以改善之道，則未之及，蓋彼等於人類性質之化成，初不注意故焉。孔子之言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荀子之言曰：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皆言乎德化之能轉移國民也。柏刺圖之書，注重教育，尤注重治者之教育，故法之蘆騷不以「共和國」爲政治書，而視之爲教育書。亞氏政治學之第七，第八兩卷，亦專言教育，誠以由如是之一境，而求所以改善之，舍以人類爲可教外，舍教育外，無他法也。今日中國言改革者，有斥武力而尊教育者，亦沿此人類可教之成說而來。賈言之，視國家全部爲教育的機關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之義，乃政治學者之所忽，而政治哲學家之所重者也。

四、情感的動機 國家云者，自政治學者言之，曰因素如何，曰種類如何，曰機關如何而已，若引起愛國之念責之政治學，不可得焉。何也？政治學以國家爲理智之對象，不以之爲情感之對象故也。古往今來，於國家之存也，思所以保之，於國家之亡也，思所以復之，其視國也，如烈士之於寶刀，英雄之於紅粉矣。試引希臘政治家丕烈克爾 (Pericles) 對於陣亡將士之追悼辭以明之：

「有城如此，而此戰士乃爲之犧牲，爲之戰死，不獨死者之心不忍見國家之爲人攘奪，即生者之樂爲之效死，與之相等。我願諸君每日注目於希臘之偉大，以待諸君心中充滿愛彼之情爲止；諸君誠識希臘之光榮，當知固有人焉能知其責任之所在，有盡責任之勇氣，在有不甘受辱之心，與不得已時甘以性命殉之之決心，乃能致此者也。」

希臘人視國家若己身，復以己之性命爲國家之性命。此種精神傳至今日，是爲愛國心。菲希德氏之「對德意志國民演講」與瑪志尼 (Mazzini) 之關於意大利復興運動之文字，庶幾足以代表之。此則不僅以國家爲分拆之對象，而之以爲崇拜之主體矣。

以上四種理由，即國家哲學所以存在之理由。其與政治學所以異同之故，更比較而列之：

政治學

- 第一、以國家之存在為事實。
- 第二、以國家為題材而分拆之。
- 第三、注重政府機關及制度之說明。
- 第四、側重政治之如是方面。
- 第五、視教育為行政制度之一部。
- 第六、以政治為經驗界之事實。

凡此比較之中，可知兩方之言，各有短長，而不必有或此或彼之取舍。若某區域，某範圍內之小問題，自可先之以調查，繼之以方案之提出，則科學家之言自適於用。當國家生死存亡之頃，與夫社會大改造之日，宜本道德觀

國家哲學

- 第一、認國家存在之事實，而更求其正當理由所在。
- 第二、研究國家之本身與其全部意義。
- 第三、制度之來源，推本於人類精神。
- 第四、側重國家之「理之當然」方面。
- 第五、教育所以改善民性，養成政治家，亦即公善實現之方法。
- 第六、以國家為全宇宙成績中人類精神之實現。

念以定其是非利害，宜發展愛國情感以循致於獨立者，則其國中無固定之政制，非調查事實所能補救，而國家哲學所負之責任，乃尤重要。

瑞典經濟政策之新生面 (二)

Marquis W. Childs 著
滋 譯

第一章 合作事業之推進

合作事業發生於英國，推行於歐洲大陸各國，及其已成爲運動，而後爲瑞典所採用。合作社在英發生之始，不無烏托邦式之理想高調，在羅克得織工創立新合作社時，其意認爲純利益的動機應加以改變，社會應根據渠等之觀念而加以改造。故合作事業之運動，其創始人對於理論上之涵義與其實際上所得利益同懷莫大之希望。

瑞典之採取合作事業也，除對其初步之試驗外，其動機則大異於英國。瑞典人民之所以動心者，因在合作社中，可以得物美價廉之品，因消費合作與生產合作皆以使用爲目的非以求利爲目的也。

最初期之合作社，在英國所以失敗者，以其狹與私人競爭之目的，故以賤價出售。羅克得運動異是，彼等採取古典經濟學派之原則，即市場競買之政策，此種合作社乃得初步之成功；然正以其漸趨斷貨物，且使供求原則因而

打破，而合作事業之本身，又成爲營利之階級矣。瑞典合作事業運動之形成，雖模仿於羅克得式，但其最初之目的，則在於消滅壟斷，及其自己地位確立，乃能憑一己之判斷，而自定其價格，此瑞典合作制度異於英國之最重要之點也。

自其外表觀之瑞典之合作社，仍追隨英國計劃之後。最初在城市，在工業區域之各團體集合若干分子，各出定額股本，以設立本團體之零售商店。此分立之團體，於一八九九年，聯合而成一合作總同盟 (Kooperativa Förbundet)。合作總同盟之職務兼英國之合作總批發處與合作總會而一之。此即瑞典合作事業迅速發展之初步也。

此種觀念，當時頗引起青年之注意，彼等不能對於此制度表示熱忱，而且具有商業上之智慧。其先進諸公如奧納 (Anders Orne) 勃玉 (Ernst Persson) 喬勒斯 (Axel Giöres) 奧夫莊生 (Albin Johansson) 諸氏，其有功於此種造艱難之合作總同盟正非淺鮮。嚴格言之，商界中之

意，以爲合作社之成功，由於領導諸公如莊生者之商業才調有以致之。然此艱難工作之所需，有超出於商業智慧之外者矣。

其最初參加者，旅行費用，皆由各人自己負擔，推行之緩，自可想見。一九零四年合作總同盟之出入總額，已達七萬五千元。其數目雖少，然其已能聘任一專務幹事，俾其能在首都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城，指揮批發事務。於是合作社之組織逐漸推廣，而慢性之瑞典人民，尤其爲工業界之工人，乃逐漸了解合作之真意矣。

瑞典之經營合作事業者，自始即力求其商店不至具有制度的性質。合作社所經營之商店，不論會員非會員，皆可出入買賣，惟非會員不得享受每年分紅，但此分紅可以累積作爲新會員之入會股分。此種商店，最初雖規模不大，但不久以後，私人經營者亦逐漸認識此種新式競爭之意義，而設法自保矣。

零售商人最初以抵制之方法，要求批發商人不得與合作總同盟來往而獲得成功。合作總同盟經此打擊，乃放棄其專作代理商之性質，於瑞典南端之大商埠馬爾摩 (Malmö) 城設立棧房，且出於自動在國內外買賣貨物。零售商

人結成一自衛團體，作更進一步之挑戰。彼等要求各大壟斷某種供給品之大卡得爾 (Carlson) 予以援助。此種地方的卡德爾，實即統制歐洲貿易之各大托辣斯之分店而已。

其中最有力之卡德爾，即爲脂肪油公司。以儉樸著稱之瑞典人民，每年運往英國及歐洲大陸之牛油脂肪，爲數甚巨，故牛油幾成爲市場上重要之必需品。合作總同盟之批發部，甫立有基礎，對此類挑戰，勢不能忽視，以其能影響於合作社之生存也。總同盟乃竭全力以赴之，以其所有之資源，收買卡德爾權力不克支配之脂肪製造廠，所以應戰也。

此種價格戰爭，在甫經誕生之總同盟，實屬一大喜事，以其可以促成合作社之發展，而此種情形，當時尙未立即表現者也。蓋經此烘托，總同盟乃能廣爲宣傳，指出各大公司之大病。當時公衆聞卡德爾於一九〇九年，將變更脂肪價格，其後率有不許減價之決議，此固社會所共知之事也。卡德爾繼聞總同盟有自建工廠自製脂肪之議，乃立即減低價格。於是總同盟乃大登廣告，昭示於消費者曰：市場原料價格絕無變動，而卡德爾竟有減價之舉，無非以合作社自設脂肪製造廠之故，可見總同盟之所以加惠於

社會者爲何如。

總同盟之總資本，包括準備金在內，其總數不過三萬五千美金，因其處境之困難，乃請求社會之援助。第一步發行合作社債票，每股三元，十年內照原票價加百分之五十發還。短期間內乃集得一萬五千美金，設非檢察官因報紙刊載不利於合作運動之聞，橫加干涉，則其數當不止此。當時不許總同盟出售債票，謂其債票上未貼用印花，此藉口之小節，旋爲最高法院所否認，然總同盟早已將其未出售之債票，自市場撤回矣。

吾人所應了然者，卽當時瑞典之法律，比較直接而簡單，所有法典，彙集於一冊中，聖經與法典，幾於家家皆備，雖不藏書之家亦然。瑞典農夫能自己翻讀法律。至於先例在法院判中不生作用，因此之故，以法律爲職業者，爲數較少。

總同盟與卡德爾之雙方衝突，延至二年之久，一九一一年脂肪卡德爾乃被取消。脂肪價格，乃能恰如合作社所認爲自生產與分配兩方觀之之公平價格。此乃合作總同盟之成功也。合作事業之勢力，經此證明後，社會人士亦不得不承認之。經營合作事業者受此教訓，益鞏固合作社之

結合。總同盟因有此成功爲後盾，自信尤深，更從其他方面開始價格戰爭，以反對壟斷，其貨物爲糖，肥皂，朱古律，麪粉，橡皮等是。

前後各次衝突後之結果，大概相同，皆與第一次脂肪戰爭相彷彿，均足顯示瑞典人民能集中心力於目前實際問題之天才，尤其對於蕃薯價格之決定，非祇證明其智慧聰明之超羣，且有內心熱忱之表現。後世之書合作事業之歷史者，述及當時瑞典人對於雙方衝突之注意，猶之男女相愛之深切，此言非徒詞藻而已也。

合作運動之領袖，有一堅強之確，卽消費者因其自己利益之故，團結一致，乃能遏止旁人之壟斷。當時之境，全世界均注意於托辣斯之權力。一般人均未能了解，資本主義已走向壟斷之階段，工業與財富以至速率集中於少數之手，時美國羅斯福總統正擬以法律制裁托辣斯，以保護小生產者。至於瑞典之從事於反對壟斷財富與工業者，則從不信任法律，蓋在專務實際之瑞典人眼中以法律制裁壟斷爲無效也。故合作事業運動之指導者，其反對托辣斯也，直接從批發，與零售商人入手，非徒爲總同盟之利益計，而認爲對於社會所負之重大責任應如是。

在若干新方面，反托辣斯運動，進行不已。卡德爾爾中之最稱善於剝削者，莫如麪粉工業之統制，此卡德爾爾成立於一九一四年，竭全力以統制此全部麪粉業，其破壞價格條款者，則嚴罰之，且限定各廠出品多少，更與批發者約定，除限定之額數外，不得向國外購入。卡德爾爾權力所及之範圍至廣，私人經營麪粉廠者，幾無法與之抗拒。在卡德爾爾未成立以前，麪粉廠之股息，每年不過百分之八九，但卡德爾爾成立之年，則增至百分之二十三；一年後，則更增加。迨至一九一九年，則增至百分之三十三矣。

自是，國會與報紙，乃大加攻擊，政論家與報館主筆均爲文以諷刺之，然毫無效果。一九二二年秋，合作社乃略施手段，以平價購得斯德哥爾摩港口之「三冠」(The Kronor) 麪粉廠。第一步計劃，即將此號稱最大規模之廠全部加以改造，俾能於一九二四年開工時，成爲瑞典生產最大之粉廠。然後開始與其他各廠奮鬥，而引起全國之注意。

因熱心從事於合作事業者之協助，總同盟乃能對於佔優勢之各廠，維持其鬥爭。當卡德爾爾故意將價格減低，低於其生產費用時，總同盟與其所附屬之零售合作社結合更緊，不爲所動。彼等深知此種自己毀滅辦法不能持久，且

合作社自信必能得其忠實會員之援助。總同盟因宣傳技術之巧妙，使其意義大白於天下，合作社之陣線，迄未動搖。未幾總同盟復於號稱瑞典第二大城之哥登堡 (Göteborg) 購得「三獅」(Tre Lejon) 麵粉廠，其成功之基，乃奠定矣。總同盟在未及兩年之後，自製麵粉。各卡德爾爾廠家忍痛追隨合作社價格之後，然苦於不能適合，蓋合作社所定之價格較托辣斯之價格，每袋低一角二分至二角五分也。

世界大戰起，瑞典家庭中之必需品，日見缺乏，因而與合作事業以一重大之推動。最初合作社會員增加甚少，至一九一三年增至十萬人，四年內增至一倍，十年內則增加二倍矣。一九二五年，依最低估計，全部會員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其較繁榮之內地，其比例愈大。然此種比例，較其他國家爲低，尤不能與蘇格蘭及英國相比，彼等亦深知之。然彼等之意，以爲合作之真意，在於爲使用而分配而生產，其所與於消費者之利益，則較英美爲大。爲證實此意見計，政府委員會之報告書，可以爲證。政府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二二年，所以研究中間商人之利益多少。其言曰：

消費合作社之大用，在能阻止私人經營者之結合，而

隨意提高價格。各商店之大聯合，每因合作社之抵制而降低其價格，其例至夥，以各商業同行協會，其本身即為減低價格之阻礙也。合作運動重要之程度，由此可以窺見，尤其於價值低落之時，合作社每首先減低其價格，變成定例矣。

合作運動之推進，以無階級性著稱，此點為從事合作業者常引以自豪者。合作運動之中心，因為大多數之工業工人，但合作事業所認為一般價值之象徵者，即某王子參加斯德哥爾摩合作社為會員；且世界大戰時，此合作社之主席，即為內閣閣員勃姆斯健那 (Palmshterna) 男爵，亦為貴族階級也。以上所言，非謂貴族階級屈尊與平民為伍，乃謂合作社初發動時，貴族階級曾負一部份責任耳。

最初斯德哥爾摩城最佔勢力之團體，為瑞典婦女會，即喬氏 (Axel Gjöres) 所謂中上階級婦女之集合也。一九零五年，此婦女會第一次開設商店時，即遭商人有意劃之抵制，幸此會準備充足，能向荷蘭與英國之合作總批發處，購買貨物，因而抵制。未幾，此婦女會即併入斯德哥威摩合作社，而成為最大最有力量之合作社矣。

至於小地主與農夫，合作運動，不易深入。迨世界大戰後，增加比例，以鄉村為最高，此種進展，殊令人滿意。從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五年之間，農人會員由一萬一千名增至四萬三千名。最近一年來，合作總同盟會員之比例如下：

	百分比
農人與小地主	一五·二
農工	四·七
小商店主	三·一
小商店僱工	五·二
自由職業與文官	二·四
店夥與公務員	八·二
工廠工人	二九·三
其他工人	二〇·五
組合公司	一·〇
其他	一〇·四

上列比例，就其人口比例而言，尚屬正確。譬如某先進者之言曰：「合作運動之推進，最令人滿意者，即各種分子中無絲毫惡意存乎其間，均能放棄其階級與政治利益

，聯合一致，求合作社所企求之共同目標焉。」

合作總同盟（製造者與批發者）與各地之合作社（零售者）既同受大戰之影響與大戰後之變動而成立，則其全力所注意者，即保持其民主色彩之管理方法。瑞典人民素重實在，深覺集千百之人於一團體，苟再沿其舊習，每一會員必須到會，以參加社務，則不免受少數野心者之操縱。斯德哥爾摩合作社既遇此難關，乃本其經驗所得，創一新方式，俾全體會員均能運用自治之機能。

斯德哥爾摩合作社區域，共分十八區。大會未召集前，每一分區中，有三百名會員，選出代表一人。大會時，即以每三百名選出之代表出席，每人一票。大會之職權如下：決定會員中之各項問題；贏餘之支配；各區會議中所提出之重要政策之討論；會務報告之追認與否認。至於區會議所討論者，當以該本區之事務為限。然為免除散漫與遲緩計，各區為處置商店日常瑣事計，得成立一委員會，其人數由三人至五人。但委員於區會議時，應將所處置之事件詳細報告，於討論委員會之報告時，任何會員均有批評與建議修改之機會。如是每一會員均能有防止委員之鯨食與店夥不盡責之方法矣。

此種制度，對於會員與社之關係，固規畫詳盡，至於商業管理，則尚有問題。蓋合作社之範圍既廣，則其事業亦日新月異，欲求其效能，則應授權於一執行機關，俾能決定商業上之取舍，此至明之理也。斯德哥爾摩合作社乃設一指導委員會由各重要部分如合作部零售部，麵包部中舉出三巨頭組成之。此為執行機關，委員三人為有俸職，以其有特殊才能也。此執行機關握有全權，以決定下列事務：有再發生之可能之商業上之各種問題；財政方面之次要問題；根據合同以任免或僱用人員。

至於數目過鉅或關係重大之事，則應提交管理委員會 Management Council 管理委員會委員十五人，由大會中選出之。指導委員即由此管理委員會任命。管理委員會每月開會一次，根據定章，討論執行機關提交之問題。管理委員會開會時，上列之指導委員應列席，俾備詢問。此種管理方法，自表面觀之，以其太偏重於民主精神，世人每疑其難以運用，但瑞典竟能運用且有成效矣。蓋瑞典之從事合作事業者，均能致全力於各區之商業，各合作社之商業乃至總同盟之商業。其間無足重輕之不平，自亦難免，然大多數分子，每願犧牲其時間與心思，為團體

服務。其領導總同盟者與其高級人員，均為商業中之特出人才，果彼等稍存退縮之心，則整個制度之效能，將喪失無餘矣。

合作總同盟之組織與其他合作社之組織，其性質相同。聯合社之本身即為一批發者，製造者，教育者與宣傳者，不若英國合作總同盟之集若干分子於一室而各有其不同之機能也。此種集中組織制度，丹麥，挪威，瑞士，行之已久，今瑞典正蒙其利矣。

一九一八年合作總同盟之議會機構，重行修改，完全採取斯德哥爾摩合作社之規模，設一管理委員會，以為最高之負責機關。管理委員會十八人，由十三區中選出之代表組成之，委員會復分設若干小組委員會，以監督其直接隸屬之部。委員會選出有俸給之委會若干人，組成執行機關，雖規定每年開會四次，但實際上不止此數也。管理委員會除負責監督之責任外，尚有其他職務，如新創事業之決議，如財產之買賣，如剩餘資本之投資，如調整受僱人之合同等均其分內事也。

至於較大之零售合作社，其執行機關由各重要部之主腦組織而成，設一有俸給之主席，以指揮全部事務。在此

計劃之下，全社年會，得經過辯論與討論之手續提出政策，得通過管理委員會之報告與推選查賬員。查賬員不附屬於其他組織而另成一體，俾能不受牽制，一秉至公也。

合作事業成功之又一原因，則為教育方針，蓋彼輩均希望各社中之受僱者能自身有所改進，因而社中工作，亦隨之而改善。合作總同盟之下，設一教育處指導各種知識或為函授，或入學校。尤以函授收效甚大，即超出合作範圍以外之實用科學如簿記，算術，商業通信，商法，銀行甚至基本學術如文法與作文，亦均列為研究之內也。

受僱者中能有迅速之進步者，鼓勵無所不至，且與以進一步之研究，以求深造。更特設一級，期間四星期，俾作長期之準備以便升為分社經理。既獲得此種知識後，苟欲求深造，仍可升入他級以便獲得更高之地位。此外，尚有暑期學校，蓋所以便於店夥也。

總同盟對於宣傳，亦未嘗忽視。Konsum enbla det 週刊，合作社之唯一刊物也，分散於各零售商店，其銷數之多，足與其他報紙相頡頏。至於編印之美觀，內容之動人，更可媲美各大報紙。且每期均有名家執筆之小說，與適合宣傳之題材，連續刊登。

合作運動者專致力於實際上之成功，對於以改造社會為最後之目的，則少加顧慮，於是引起以改造社會為己責之合作事業者之不滿；彼輩以為在現在之制度下總同盟年會中所討論者，不外某物之價格應如何，某物應設一新工廠，而毫無精深之雄辯，殊令局外人聞之乏味也。

瑞典人民堅決反對抽象理論，至為明顯。數年前，Konsum enbladet 週刊載有一文，證之頗詳。米內羅特 (Mellerud) 城，居瑞典之西南部，人口千五百名。有某講師者，受該地商人之聘，作反合作運動之演講。講畢，作公開之討論，其時講廳燈火已滅，羣衆猶不散，乃易地討論，反覆辯論，天明乃已，於是一致通過，得一結論如下：余等在米內羅特集會之一百七十五名消費者，一致簽字。余等深感謝講師之反對合作運動之演辭，蓋因此演辭，已促成余等決定加入合作社矣。

瑞典合作事業之組織迅速而完密，因而又得一勝利，即對於橡皮套鞋之工業勝利是矣。所謂橡皮套鞋工業之勝利，亦即對於橡皮托辣斯之勝利，實一大成功也。橡皮套鞋，冬季最需要，春秋則無需，其時四大工廠組成托辣斯，供給每年之需要。每年贏餘均在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二之間，甚至有贏餘至百分之七十七者。四工廠之資本不過百

萬，而十四年間竟超過壹千二百五十萬元，紅利尚不計入焉。在此情形之下，人民呼籲迄無效果。

一九二六年合作社年會時，乃決定與之宣戰，此會議時一致之意見也。此風聲傳出後，托辣斯公司即將每雙套鞋價格減低五角，其他貨物亦同樣減低。總同盟乃復通知其再行低減，否則，競爭戰爭，仍不能免。

托辣斯最初拒絕其通知，不受合理價格之支配；後總同盟以自種橡皮相威脅，托辣斯鑒於其他卡德爾之前車，乃不得不考慮其通知。不久以後，總同盟遂與之簽訂購買 Cistaved 工廠之合同矣。一九二七年一月起，全部工廠經近代化之設備後，乃開始工作。一年以內，每雙套鞋之價格，又復減低七角。總同盟得此工廠後，開始在 Cistaved 製造橡皮車胎，一九三二年起，每年可出車胎五萬具。

以上各點，均為瑞典合作事業，按步就班之成績，並非空想之捷徑。瑞典正以全部之精力與意志集中於麵包，橡皮鞋，住宅，橡皮車胎保險與電氣價格之研究，蓋此數者均為日用必需品，足以提高生活程度者也。近年以來，生活程度，日益提高。為使用而生產非為求利而生產之制度，能否確立，可以卜合作社事業之前途焉。

捷克斯拉夫之危機

葛蘭輔

——譯自共和周刊 (The Republic) 所載 Czechslovakia: Another Spain? 一文。

數月來，國家社會黨的宣傳機器，形成了反對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一個更為暴戾的運動，有幾種希特勒宣傳品中更為如火如荼的樣本皆印成了六國底語言，其共同之目的則在於挑動它國中一切對捷克民族之惡感。受着節制的德國報紙既遵奉着嚴厲的紀律，一般觀察者就可知道這種

鐵杜萊斯科 (Titulesco) 政權之傾覆，以及最重要的德日協定，都是希特勒出征之準備。

國家社會黨之方法

反對捷克斯拉夫共和國之宣傳，是柏林當局外交政策中之一部。在歐洲各國之都城中，今已逐漸恐怕着這種宣傳將釀成國社黨對波漢米亞 (Bohemia) 之突進行動 (Putsch)。希特勒既完成了他撕毀凡爾賽和約之政綱，現在他便在準備着開始其越過第三帝國流血國境之拓展運動。

當里本脫洛浦 (Von Ribbentrop) 以甜言蜜語而

誘英國保守黨時，希特勒所派出的間諜便使出活動甚力，

以確定巴爾幹和多瑙河各國之外交政策，而企圖着東進

(Drang nach Osten) 之野心。舉如去年七月中之德

奧協定，國社黨對但澤所施之壓力，德意親善，羅馬尼亞

舉一種國社黨之宣傳方法來說，例如在六月二十四日之 Neue Preussische Kreuzzeitung 及其他德國報章

，都散布着捷克斯拉夫已設立學校訓練共黨煽動之消息，

捷京柏拉格 (Prague) 被視為第三國際活動之中心，

希特勒自己之機關報 (Völkischer Beobachter)，在

九月十二日說：『有許多蘇俄參謀本部底軍官，現在正

由捷克大將洛查 Luza 爲伴，在檢閱奧國華爾夫斯泰爾

(Wolfstal) 附近之國境。』

這些驚人消息幕後之用意是一目了然的。這樣的宣傳

即是法西斯國家反共同盟之原動力。在里斯本 (葡京)，

蒲爾洛斯 (西班牙叛軍國都)，羅馬，布達佩斯 (匈京)

和東京，以及在法國極右派和英國之保守黨中，對此用意莫不表示歡迎。在倫敦，伽爾文（J. I. Garvin）先生就在其主辦的觀察報（Observer）上論及貝尼斯博士（捷克當今之大總統 Dr. Benes）「自殺的治國術」，且斥責捷京已成為「莫斯科之門戶開放者」。由此看來，西歐的政論家還贊助着反捷之國社黨運動。

在九月十日戈培爾博士（德宣傳部長）好像晴天霹靂一般傳奇式的言論，嚴責着蘇維埃的飛機場已密布在捷克斯拉夫國境四週，蓄養着紅軍之飛行隊，以及轟炸飛行隊，準備對和平的德國城市制以死命而毀滅之。在這些恫嚇之辭發表之十六日前，我（作者 Henry C. Wolfe 自稱）曾與貝尼斯大總統在其私人室中作一度之長談。他和我說：「您可得捷克斯拉夫共和國大總統之一辭，在我國國境以內決無一個蘇維埃飛行家。我們和蘇聯之互助公約乃是一種防衛的條約，祇能在某一第三國對任一簽約國加以侵略時方能實行。我捷克斯拉夫將永不侵略它國；我們無求於它國；我們將永不為侵略者之工具，且對非分之財亦決不染指。我現在邀請您到我國各處去探視，您自身就會明白在我們國境以內並無一個是外籍的軍士。」

歐洲各國之能知捷克境內並無俄軍者，固無過於德國軍事領袖。但對捷克勾引共產主義於中歐之籲請注意，却是國社黨宣傳者最有力的論辯。

德日締約

希特勒最顯著之出征準備，乃其去年十一月在柏林所結之日德反共協定。這個條約。請求締約國雙方於國內或國外遇有直接或間接從事共黨國際活動或增強其破壞行為者，須加以嚴厲之反抗。所謂「在國內或國外」，希特勒便在準備隨時隨地加以干涉。且於日本有如是行為時，他已應許日本給其助力。

德國少數民族問題

在捷克境內條頓少數民族，大多集中於沿德之邊境一帶。國社黨諜報人員常在德國和波漢米亞之德人區域間來往自如，更有宣傳品越過邊疆而來，甚且薩克森之無線電台還每天以新聞報告於捷克境內之條頓聆衆。一個具有國家社會主義之可畏的組織，業已在波漢米亞創生，一位從前曾任中學教師的漢蘭因（Konrad Henlein）氏已被

推爲南德意志黨底領袖。漢氏勇敢地宣布着他底黨徒得以完成此項大德意志人民衝之工作，乃一深爲慶幸之事。他到柏林去和希特勒商議在一國中另建一個國家，且明白宣布其任務爲德國國社黨之工具。更進一步說，德國對於國際法律之以二個捷克公民爲德國國會議員之一事，加以嘲笑。

可能之赤色恐怖

一般觀察時局者深怕希特勒一遇國際情勢有利時，他即將命令那位「波漢米亞之富蘭科將軍」，漢蘭因氏，開始一種反抗布爾希維克主義之武裝衝突。在德日協定之下，德國勢將以漢蘭因爲代表，干涉鄰國一種共產黨革命之消滅運動。在反抗第三國際之十字軍旗幟之下，這將是反對捷克斯拉夫之一種決定的戰爭行爲。捷克斯拉夫之共和國既以德國之中阻而與法國相遠離，又因波蘭與羅馬尼亞之中阻而與蘇聯相遠離，幾乎她底四週都給敵國所包圍，所以她底地位將十分危險。

英法之態度

在捷克已感覺到一種危險：倫敦當局或將不願採取一種決定的步驟，以使英帝國爲保衛中歐之故而釀成戰爭。某些英帝國主義者尙贊成以希特勒之自由處置中歐，爲其放棄要求收還昔日德國殖民地之交換條件。艾登曾說，英國將以戰爭而保衛法比，但於捷克之事變則未置一辭。至於法國，則他們在未得英國贊助之前，不願作何重大的國際行動。對於莫斯科方面，捷克當局亦知按着捷蘇互助公約之條款說，蘇聯之助力乃以法國助捷爲條件。而且捷克和蘇聯更沒有毗連的國境。蘇俄軍事上的助力，必須假道第三國。大家知道鐵杜萊斯科，是曾設法使俄國假道羅馬尼亞之北境而使援助捷克的，可是大牛的觀察者都以爲現在的達泰萊斯科 (Tatarscu) 和其羅馬尼亞之右派業已撤消此種計劃了。

反蘇陣線

柏林當局深信國際時局之發展如下：蘇維埃政府將迫於避免任何西方之行動，因爲對西用兵將削弱其東方之防衛而使西伯利亞爲日本所攻擊。英國重行武裝之政綱尙未完成，自須切密監視莫索里尼。匈牙利可視爲助德而反

捷的一員。南斯拉夫除假道匈奧二國外，不能直接遣其援軍至捷，但此舉意大利必然要反對的。羅馬尼亞為保護其自上次大戰所獲之領土起見，遂將力圖保守中立。至於但澤的情勢。則波蘭已決心於可能時跳出戰爭之外（譯者按：最近英皇加冕時，波外長柏克已正式向英建議波蘭將步比國後塵為永久中立國家），且將不允任何外國軍隊之假道。德國更能在捷克境內獲得二百至三百萬條頓人民之奧援。

德國之經濟恐慌，將不久迫使希特勒作一對外之冒險，以解救其國內之壓力。本年一月二十一日德國之外交部機關報 *Diplomatische Korrespondenz*，曾警告捷京當局：『此乃捷克斯拉夫之緊要關頭，她須決心改變其對德（指其國內及國外之德人）態度之根本關係』。這已不是一種外交的語詞；而是軍國主義的言論了。

德國之內政

要使國社黨對波漢米亞之突進加以停止，只要這種突進已在進行，即殆已為不可能之事了。要停止此種行徑，自不必說，理應在其尚未開始之前。這種責任雖然全部在於那些指導英法二國對外政策者之肩上。艾登和白倫或將能够回憶到普魯士在一八六六年對奧戰勝之薩陀華 (Sadowa) 陳事。當時法國袖手旁觀，於是坐使畢斯麥和毛琦得以戰敗奧皇利瑟夫軍隊於薩陀華。可是四年之後，法國在孤立無援之中，在普魯士手中吃到了同一運命的苦頭。一般史學家告訴我們說，在薩陀華戰敗者不是奧國而是法國。當倫敦和巴黎雙方成在注視國社黨指使其宣傳和外交運動以反抗捷克斯拉夫之時，他們理應明白波漢米亞或向不國為西班牙之第二，且或甚至可成爲薩陀華之第二。

人物誌

介紹一位法國的新進外交家

蕭 巖

在本年初摩洛哥發生國社黨人煽亂之際，法國外交部長伊鳳·賓爾步士 (Yvon Delbos) 適不在國內，當時代理部務的便是一位很年青的次長。法國首次向「第三帝國」提出了一個極強硬的警告，這原來却出之於這位年青外交家之手。他就是維也諾 (Pierre Vénot) 先生。維也諾這次的舉動，確然證明了法國今後的外交政策，是不妨出之以激烈的方式。當他對德提出嚴重警告之後，立即和最高軍事當局計議一切，且更發出命令使艦隊集中候命。這些激烈的行動，真的在那時却嚇壞了德國底領袖。我們祇要看希特勒氏當時經法國大使龐梭 (François Donceel) 一度開短會談之後，立即轉變為和平的氣色，就可知其驚惶的程度了。

這一位有力而精明能幹的維也諾氏，在昔日之議會中早被認為一位外交的專家。可是因為他並不是一位「忙人」，也不是一位常向大眾發表言論的「自我宣傳家」之故

，所以迄今仍是一位不大為人們所注意的「無名小卒」。然而一位英雄終有識英雄的人，去年人民陣線政府告成之後，總理萊洪白倫 (Leon Blum) 就一眼提拔了他，和龐納 (Georges Monnet) 與徐約翰 (Jean Zay) 等一同入閣，為內閣中最年青的三位小夥子。他在外交部是負責着法國的委任統治地和保護國之事務。在敘利亞獨立條約簽訂之際，便首先顯露出他確是一位聰明不過的活動人物。據消息靈通者說，在下次內閣改組的時候，他極有代賈爾步士出任外長底可能。在摩洛哥發生變亂之際，他雖然受到右派底攻擊，可是却受到全部左派底擁護。由此看來，他現在雖是一位默默無聞的人，將來終究要被捲入於政治鬥爭中去的。

維也諾在對外的政策上，他並不是一位默守舊章的人；他既不是德爾加梭 (Delcasse) 底信徒，也不是巴爾都 (Barthou) 政策之繼承人。他是人民陣線底一位要

員，代表着急進社會黨之左派。在老的議會（指在去年改選以前）中，他是屬於以皮比歐（Maxence Bibié）為首領的一個法國社會黨，這個小黨後來和共和社會黨及新社會黨台組為共和社會主義聯盟。他和急進黨中之少壯派極為投機，這派人就是以谷特（Pierre Cot）和凱塞（Jacques Kayser）為首領的進步外交系，他們底外交政策可說是今日法國最前進的。

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間，這個進步外交系對一般腦筋陳舊的老政治家如彭古（Paul-Boncour），達拉第（Daladier）和赫禮歐（Herriot）等，都曾有過極大的影響。德國在昔民主社會黨執政時代，就可借他們底魯寧（Brüning），沒有像這樣勇敢而年青的實際政治家。那時德國的左派，看到了魯寧之容忍政策竟是一策莫展，於是才使他們底外交政策走到絕徑。那時可說是德法妥協之最後一個機會了。

急進黨中之少壯派，那時要求着在民主政治的歐洲政策機構內，須達到一個廣大範圍的德法經濟合作與裁軍。維也諾氏，在那時就被認為左派中唯一的德國通。在一九三二年，他曾寫過一部十分美妙的書：「德意志之不穩」

Les Incertitudes allemandes），其內容會講到德國行將達到一度知識的和政治的危機。他把希特勒執政前夕之種種不穩情況，曾描寫得維妙維肖。我們至今尚不至遺忘，就是遲至一九三三年之三月，那時法國航空部長，谷特，代表法國出席軍縮會議時，他仍舊還對法國之裁軍沒有失望。直到國社黨革命成功，於是才把這些希望全部推翻。

受了這種國社黨人之刺激，法國左派便漸漸地對他底對外政策重加檢討。維也諾氏曾在長期中贊助着「組織的和平」（La paix organisée）之思想，以對抗着「武裝的和平」。他曾反對過巴爾都當政時之外交政策，且於杜美格（Doumergue）內閣中，維氏還曾辭去他被任為出席軍縮會議之代表，如果維也諾氏今日已正式加入了所謂外交政策之實幹派，那末這樣的發展實代表着左派以及一班持有歐洲見解者之最佳的原素。他們以前曾力持着集體安全之思想，故今日他們遂要求對製造戰爭的獨裁魔王須有一種切實的抵抗。法國對歐和平政策之勝利者谷特氏，今已成爲國內最重要之軍事專家；他今已身任航空部長而正對法國之空軍加以改組了。急進黨少壯派之又一領袖凱

塞，在阿洛哥事變中，曾在「工作報」(L'Ouvre)上要求法國對德國在西班牙及摩洛哥之戰爭行動，須採取一種積極的抵抗政策。

維也諾比開始進身於蓋陀賽(Quai d'Orsay)，即指法之外交部——實可指為法國今後外交陣容將有刷新之可能。維也諾氏迅速地把外長寶爾步士設法調開於對西問題之外，而使他在日內瓦代表法國出席國際聯合會理事會時，力為說明不干涉政策必須以他國之同樣態度為條件。顯然地，這種法國現時所採的態度，是右派所極為反對的。現在維也諾氏，以他底處置手段之迅速與其果斷沉毅的精神，便可再度證明外長寶爾步士在法國對外的政策上却已不能有最後決定的權力了。法國對德提出的那嚴重警告，尤其在希特勒躍躍欲試意氣不可一世之際，那是

極可令人注目的。因為在這個警告上，已明白告訴德國，法國已並不再如以前表示它老弱無能的氣概了。這種明確的強化姿態，真的可在法國外交界上劃一新紀元。因此，維也諾氏，非但今已為左派中人一致所擁戴，即於態度中和的人們如孟特爾(Mandel)和伯底那(Poincaré)等，也都目維也諾氏為最適合於現時代法國外交之人物。他唯一的政敵祇是右派，故他常受到一般右派報紙底攻訐，而攻擊得最厲害的便是Gringoire報。至於一班財閥以及拉伐爾(Laval)底友人，那自然更不必說是維也諾氏底敵人。然而無論如何，萊洪白倫如果仍要繼續持政的話，在最近的將來他必須在寶爾步士和維也諾二人之中再行選擇一下，而明白地確定他對外交政策之新姿態。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張君勳著

定價大洋 一元二角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代售

小 評 論

部份的侵略

李文瀾

讀宋李綱的論使事劄記一文，內

中有這樣的幾句話：「……兩國

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

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

乃不着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

，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

，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

，聲教溢於四表。炎運中微，夷狄

亂常，訓至清康之變，國祚幾絕。

賴陛下總帥大河之北，入繼大統。

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

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於茲

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

古夷狄凌辱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

。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

自治圖強，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

……」

我爲這幾句話，不知感動了多少

次，認識了這幾句話的內容之後，我

們不妨可以往現在的情形上套一下來

看看，「不曰國號，而曰江南，不曰

通問，而曰詔諭。」是不是與現在的

友國對我邦交情形一樣？我們的回答

是：「是的。」

溯自友邦侵略中華以來，他們是

早就把中國割成了幾個部份，而分頭

進行着了。在表面上看去，他們抽象

的把我們割成華中，華北，（冀察）

華南，而實在的，他們更具體的已經

分開了若干區，譬如說：在華北他們

分成了蒙綏區，冀察區，在華中他們分成了江浙區，豫贛區，在華南他們又分成了兩廣區，川貴區，在在這些都是事實，本是無須贅言的。

然而，這祇是指明了友邦的侵略政策與步驟而已，至於在外交方面，他們不也是這樣嗎？譬如：向中央政府進行交涉，不曰向中央政府進行交涉，而曰與國民黨進行交涉，自然的，由於這而形成的華北問題，他們便直接向冀察進行了，他們的眼中是否認中國爲一個統一主權的政府？我們不難推想，而自知之。這樣的情形不是「自古夷狄凌辱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乎？曰，然也！

外人對我這樣，本還有諷可原，因爲這是人家的一種侵略的政策，

進行的步驟；而最可痛心者，乃是我們自己已這樣承認，人家以部分區域做對向，向我進攻，而我們也以部份區域與之相抵，這豈不是自行分割國體嗎？在這一方面，我們感到絕大的痛苦，歷年來所有的主權土地之喪失，其最要的原因便在於茲。東北四省怎樣淪亡而為「偽滿洲」，河北北部怎樣形成了「冀東防共政府」，現在外蒙又怎樣組織起來「蒙古政府」，此番事實，歷歷可鑑。造成這種現象

之由來，固然大有文章，但是李綱的話永久是對的：「原其所自，皆吾誤

慮弗藏，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云耳。

「馬克思」與「福洛伊德」

簡

我們的聖人孔子曾經說：「飲食

透視人生本相的法眼！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對於這種道理發揮精詳的是兩個猶太人——馬克

經濟生活與性愛生活是生活上兩

思與福洛伊德，他們的理論雖然各走

神最根本的要求，設若在這一方面不謀合理的解決，只談「舊道德」，唱

與福子所給於我們的那兩付眼鏡，是

不取的。

再論現代戰爭之全徵性

張君勳

政治家與革命家

離中

卅年來學術思想之演變及其出路

立齋

法學上底制度觀念

錢公武

蘇俄的戰爭哲學及其統帥

孫寶毅

書信一通

熊子真

第四卷第三期要目

第四卷第四期要目

一個開明階段是必須的

記者

瑞金是精神上防共的第一線

張君勳

我國制憲運動

萬蘭齋

革命家與責任

離中

書評兩則

萊君子

桐齋

王鐘第

文藝

關屋

王錦第譯

伊豫的幫辦在皇祖崩逝的翌年，轉任常陸的幫辦，携着他的妻，名叫空禪母，去上任。源氏出家到須磨後，空禪母在那裏聽到這樣的消息，覺得今後連通情書的機會也沒有了。每當向西方天空眺望的時候，爲怕讓別人查覺，

暗泣的淚把袖子都濕了。常陸幫辦的任期是有一定的，但不曉得爲什麼他在荒村寒舍却居留得很久，而源氏倒反先

回京了。翌年秋季，常陸幫辦才整裝歸來。越過了逢坂關，入京的那一天，正當源氏到近江的石山寺參拜的日子。

常陸幫辦在琵琶湖畔遇到迎接的人們，聽到了源氏的消息，趕快越過了山，在退出了水的湖濱急行去會見源氏。這時候源氏已經到了粟田山，喝道的執事簡直是不知其數。

常陸幫辦在關山下馬，把女人乘用的車牽到樹蔭下，靜等源氏到來。常陸幫辦家用的車，其中有一部份先運送回來，還有一些留在後面，但就當日乘用的也有十幾輛，這種地方官的富貴情況算是很可觀的。當九月末旬，山谷的紅

葉，地上的野草，都變爲紅色的了；在這種關山的境地，零落的季節，常陸幫辦的內人是旅行的裝束，衣服很精美的染過。在這種有趣味的風情中，與源氏會見了。源氏將昔日的小君呼喚到車前，說：

「關山中巧遇啊！還算有緣！」

本來有好多話要說，但是在人叢中又不方便，至於空禪的心情是這樣的想：

淚流無語時

與君關山會

清水無一言

但留相思心

君情誠無異

.....

過了兩三日後，在石山觀音參拜完時，源氏歸京，右衛門佐出來迎接。這個人右衛門佐起初所以能得到位

置，完全是源氏的力量，後來因為時災的騷動，他才避難到常陸去。源氏對於他那樣的行動，便有些不高興，然而現在既然回來，只得又把他作為跟班的用。紀伊守作了小的地方官「河內守」。河內守的官爵被取消後，他也並不想什麼，只在源氏的身旁形影不離。他的胞弟「右近將監」却被推舉上去，見了這種情況，「河內守」與「右衛門佐」便有點心中不滿的樣子。有一天源氏叫「右衛門佐」送書給空蟬，往時的愛戀到今日還不忘情，「右衛門佐」不免驚異起來。

那封信內是這樣的寫着：

我們倆人的深戀，在那樣的季節，那樣的地方巧遇，一定是前世的因緣。你不作如此的想法嗎？但我不能向你作顯然的表示，因為某一個男人在妬恨着

空蟬的弟弟在她看了來信後，便對她說：

「爲安慰那一位的心情，還是寫封回信好。因爲姐姐是一個女人的緣故，在熱戀的時候，小心作了罪孽。」

空蟬寫了一封短簡回復源氏：

「陷在熱戀中的女人，想起會逢的日子，時時刻刻在哀怨得要死的樣子。往事只有在夢裏尋歡。」源氏在哀戀着，二人如不能成就，那將是生平恨事。但空蟬的形影無時不殘留在源氏的心魂，後來只有情書時常往還。歲月不留，常陸郡辦老病了，好像他的口頭禪一樣，把他的兒子與女兒喚到面前，說：

「我死後，不能不好好的奉養母親！也不得不追念我的意思！」

同時又向空蟬說：

「爲終身與你相伴，願將我的心魂留下，孩子們，還要你教管啊！」

說完後便死去了。在一種很悲酸的氛圍中，對於空蟬抱對心的便大有人在，尤其是好色者的河內守，對空蟬說：

「我心裏並沒有什麼，你所想的事情，儘情對我說吧，無論說什麼都可以。」

空蟬見到他這種固意討好的樣子，實在覺得他是一個卑劣不堪的傢伙。心裏想到前途的無靠，心神憔悴不安，但是又有誰可以談心呢？最後決定青燈伴佛，出家做尼姑

去。

河內守聽到了這樣消息，氣極了。

「因為嫌俺，便去作姑子，這是怎樣的一手呢？不受俺的抬敬，看你將來的去路！」

嘟嘟囔囔的說了這麼一套話。

二十六年四月八日晨

（關屋是源氏物語的第十六章）

本刊第四卷 第一期要目

說自己的話	記者
思想自由與立國常軌	張東蓀
今後文化建設問題	張君勱
政治家如何養成	離中
小評論	大徹

第二期要目

評現行大學教員	記者
戰爭之全體性	張君勱
美國人最近對蘇俄的觀念	李光忠
制度經濟學之基本出發點	離中
小評論	大徹

編者後記

編者

君勳先生的國家哲學共十講，將繼續在本刊發表。前期所發表的乃其緒論，本期始入正文。中國傳統文化無國家哲學，人民傳統心理亦無國家觀念。廿年來雖接收西洋文化，然一般知識階級，積習難反，仍不感覺此種學問之重要與夫此種觀念之迫切。這樣看來，近人好談洋化，其實頭腦根本未曾洋化，對於洋化的精髓亦根本未接觸着毫毛。所謂洋化者只不過胡扯亂道而已。君勳先生感覺此種學問之重要，意識到此種觀念之極宜養成，遂就西洋此學之傳統，而融會百家，折中衆說，獨顯個人思想之特性，且亦將此學移置于中土。將來久而生效，改變吾傳統之積習，使中國政治納入定軌，而成爲近代化，其功可不偉歟？願國人就此十講，起而討論。若能蔚成風氣，則此學之生長以及由外來而變爲固有，自無容疑矣。吾近來益感覺一民族之文化特性與其政治系統之關係之密切。人本爲政治動物，故一民族之政治生活最能表現該民族之文化特性。吾人若從政治生活看文化，從政治生活之方式及由此方式

所形成之因果關係理解文化，則對此文化之特性必有具體而切實之認識，將亦必有可靠而扼要之批評。吾政治家與革命家一文即表現此種認識之路數。吾人若發見傳統文化之缺陷，而思有以改造之，則從改造政治生活，政治頭腦或政治思想上下手，將更爲解決問題之秘論。吾人必須改掉吾人傳統之政治生活方式，文化始有改換面目之一日。但生活方式之改變，殊不容易。若心坎上未能潛移默化，其生活方式仍不能變。所以政治頭腦的改變將成爲吾人解決問題之第一步工作。然則，君勳先生之國家哲學，其意義之重大將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矣。吾不知談洋化諸君，曾意識及此否也？

又瑞典經濟政策之新生面乃美人 Childs 所著，今由楊毓茲與蔣永年二位譯出，亦將繼續在本刊發表。前期所發表者乃其緒言，本期始入正文。至此書之價值及其所發生之意義，已由君勳先生加以介紹，刊登于本刊前期。讀者可以參看。

又本刊除正文而外，凡關於人物，書報，文藝，以及實際而具體之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等方面之文字，亦極力歡迎。本刊願為暴露諸種社會生活之公共園地。人是社會動物且為政治動物。在社會的關聯內而作種種活動，則有所謂社交，禮貌，氣象，言談，行止，煩惱，常態，變態，健康，衛生，等等問題。這些問題就是具體生活之內幕，亦即生活之真實相。因為傳統習慣的緣故，大家從不肯把這些內幕道說出來。大家所說的都是廟堂之上的文章。人類表面的生活，就是假假相聯的烟幕彈。假而永假即成爲真。可是在此假假的真之後所隱藏的真的真，人們却從不屑談及。有人想把這些隱藏的眞，極力使其成爲可

以逐漸公開的東西。把它們暴露出來，使其成爲另一種新文化學或新社會學的材料。這種文化學或社會學可以叫做是實際的文化學或實際的社會學。我以為這個意思是很好，可以在學問上開一個新方向。人們若肯作此，則造福人類必非淺鮮。羅素曾說人們爲什麼不可以把由性交而產生孩子的道理告訴孩子呢？爲什麼必得以假話相告，使其永遠爲一個公開的秘密呢？所謂實際社會學中的材料就是這一類的材料。人們能以此類推，報告這一類的材料嗎？人處社會中，總不免有一番經驗與感慨。誰肯把這些經驗與感慨提供出來呢？這倒要看看人類的勇氣與開明的程度如何了。

本刊第四卷

第五期要目

- 關於國民大會告國民
- 未完之國家哲學初稿(一)
- 瑞典經濟政策之新生命(一)
- 日本資本主義的現階段
- 書信一通
- 青年人的煩惱

- 柳適中
- 張君勳
- 楊毓滋
- 履亮
- 熊子眞
- 李文湘

再生雜誌 第四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一號出版

北平西城府右街圖樣山甲二十一號

編輯者 再生雜誌社

發行者 再生雜誌社

本刊投稿規約

1. 凡關於思想文化政治經濟諸論文無論譯著一律歡迎
2. 稿件以五千字左右為合格
3. 言論須出於自發
4. 稿件未經登載者如付足郵票可以退回
5. 登載之稿略致薄酬
6. 來稿請寄北平西城府右街圖樣山甲二十一號再生雜誌社收

目 價 刊 本		全 年	半 年	零 售
國內各埠不另加郵費特刊訂閱者不另加費	國外加郵費每册五分	二十四册	十二册	每册
		一圓一角	六 角	六 分

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

張君勳著

三十二開 實價九角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代售

佛家名相通釋

上下兩卷 定價一元五角

熊十力著

北平文奎堂來薰閣等處代售